

长篇小说

无 桅 船



叶文玲  
文集

作家出版社

1366386

叶文玲文集



零玖卷

无桅船



淮阴师院图书馆 1366386

作家出版社

J217.62 / 14 : 9

.....食時一飯前的茶葉與茶，果該

幹出出鼻息與她對獎狀大口金蓮曾半去，示惠生米與其汝  
長詩文意，種數種買母早說下明就翻，高中自遠太極景母，品  
。換來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桅船/叶文玲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0. 1

(叶文玲文集)

ISBN 978 - 7 - 5063 - 5197 - 3

I. ①无…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3758 号

## 无 桅 船

作 者: 叶文玲

责任编辑: 李明宇 马云燕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 zuojia. net. 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412 千

印张: 15.875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197 - 3

总定价: 360.00 元 (全八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1995年参加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留影



■ 在杭州灵隐中国作协创作之家



■ 杭州晚霞



►► 美国纽约曼哈顿



►► 青岛海滨雕塑



▷▷ 书房一角



▷▷ 在浙江图书馆捐赠手稿

生活因你而美丽。

女人是船，男人就是船上的桅杆。

——题记

## 目 录

引	001
忆 (一)	
比情人更有缘	003
“半掩门”母女	009
勾港的婼婼	020
“绿壳”背走了“鱼精”	035
“大汉奸”与“卫东队长”	049
廖无几与“梦想之夜”	065
如此情人如此父亲	077
夜半电话和两封信	111
录 (一)	
梦一般的开头	138
豁出去了	150
相逢在尾道	159
“静静安”教我难静	169
墓园中的百度石	179
鱼民小店	194
忆 (二)	
W是谁?	208

海水不可斗量	215
录(二)	
自有留爷处	225
你该将自己吊死	236
昆明的天真蓝	241
六个字的电文	246
父亲的信	25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263
我的朋友是梅妮	271
我已经错过了你	275
青铜剑！青铜剑！	278
哪是真正的你？	280
录(三)	蒙古鬼人指出
“生活因你而美丽”	293
青翠可爱之地	304
蝴蝶做梦的庄园	308
两个“爱娃”	312
命运之石	316
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什么？	320
走为上计	329
“梦中倚心中侣飞来眼下”	333
整个一只没头苍蝇	351
在意大利这不算稀奇	356
条条大路通罗马	375
留香居餐馆	380
电话记录	384
巴黎的情韵	388
邂逅柯可	392
苍蝇撞上门来了	399

天涯无处不逢君 .....	412
周立，我将你“嫁接” .....	418
“汇总”男人 .....	422
永远的天籁 .....	428
忆（三）	
为什么总是阴差阳错？ .....	429
最喜这声“阿罗哈” .....	432
我为“WM”狂！ .....	440
喝凉水都会塞牙 .....	449
彩虹谷和彩色蜡烛 .....	461
谁是我船上的桅？ .....	472
尾 .....	482
附录 .....	499

直承特承。苗懋曾领事或是一时漫漫何来此而西游的，抑藉酒入  
墨幕事心路转，降生的嘉庆年年琳琳一朝变。抑且朝奉尊而  
下走天降了点野，我愿如斯言以事“印迹”味苦研书，虽千

都也是一向明

带整脚音便知音就，苦最意脉引。故承苦游高远，了味真  
好！苏角，余多虽嗜古乐，近不复唱，是近就小以吐一；乘船舞者  
舞乐歌稚赵宋歌中出，S1始知舞真，此歌出城中歌里始知舞真。“你  
他殊的趁着“印迹”味苦研书最深，连脚踏歌一前水，连歌  
身出最率本本原真，“有足”始叫

长篇小说《无梦谷》出版以后，我常常涌起一个意念：也许，我还应该写的是“她”和“她们”。

这个意念，开始来自茫茫和我的某次对话，来自我们交往中几次意外的相遇，而后来，则是因为她的遽然消失。

我无法一下子说清这一切。真实的生活在被诉诸文学的时候，多半已成为无奈。无论作为曾经有过的生活真实还是作为小说故事，茫茫和相关的“她们”，都是长在我心里的一棵树，让“她”继续生长或拔除，都会是一个恒定的痛点。

我忘不了那个传说：地狱里有一条“忘川之水”，让人沉浸一下就能忘怀过去。在许多痛心疾首的时刻，我曾祈求人世也有那么一条，可以让我忘怀许多不堪的往事。

然而，现实一次次地告诉我，那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虚妄。

于是，每当这种时候，茫茫和“她们”有关的一切，就成了我心中的“死结”，时而纠缠似冤魔，时而又如拍天浪啸喧哗不止，教我寝梦难安。而每当此时，茫茫那双使人着迷又教人不敢对视的眼睛，就像高天寒星，凛凛逼人。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这曾是茫茫的询问。

她这样说的时候并非寻求答案，而是阅尽沧桑的叹息。后来，当那场惨烈的影响了全球的巨大灾难将冷酷的事实呈现在世

人面前时，茫茫的这声发问就好似一声声凄厉的怨笛，无休无止响在我的耳畔，更像一把插在心底的尖刺，使我心疼难忍。

于是，对茫茫和“她们”难以言诉的思念，便成了我无法了却的一笔心债。

我知道，无需谋篇布局、无需刻意经营，所有的刻骨痛楚都在戳醒我：一切以小说形式的设计或技巧都属多余，虽然“她们”在曾经的生活中如此凄切，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永远鲜活亮丽。

现在，我惟一能做的事，就是将茫茫和“她们”曾经为我所知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奉献出来。

当：念念不忘断章残片，我从列出《名媛录》的小篇章  
“囚她”叶“她”美眸曾被囚禁，并  
且交困并自弃，赶快去莫倾春味欲装自采鲜开，念念个样  
夫郎恐致幽愁长夜恨，来深而，爱昧怕长毫水山中  
招郎学文辞被她毒害她真，时一盏青灯下不一盏柔柔  
小长杆长颈真如玉袖对窗致曾许醉歌风。柔柔长发已半是，到  
此，她默一转里心殊毒才虽满，“囚她”怕失眸明莹的，事端如  
点敲敲重敲个一叠叠清，敲敲声声上敲敲“她”  
柔柔入此，“冰之泪”柔一音里独处，她那个罪了不急真  
育也母入朱衫碧身，她怕她育到亡离多并真。走好不离她离丁一  
草丘她想不离种不离她生奴女，柔一娘娘  
柔柔她入娘她自是她不只很，她怕她娘太老一零野，而然  
柔柔，她一娘关着“囚她”味苦酸，她怕她娘色柔，柔了  
和她柔果柔的娘子而她，她娘她娘她娘，“她娘”她心中柔了  
不入娘又柔着人她娘她娘。她娘她娘而，她娘她娘她娘，血不  
入娘她娘，柔娘她娘，柔娘她娘她娘，她娘她娘她娘  
“她娘”她娘她娘，柔娘她娘她娘

# 忆(一)

面庞简洁单纯，眸子不大；眸子至垂直时便显露出黑色的神秘，又而透露出幽暗。骨腮丰满而略带些微的棱角，又而轮廓柔和而圆润，面部中惟例外——是嘴唇！啊……她自然地吸着烟，却把烟水吐出来，吐在她的脚边。

博大、深邃、典雅而富于弹性，这烟突兀地立于脚旁，烟蒂直插进她的烟盒里，烟盒是《真面目》“烟嘴天仙”长商店曾送予她的，合谋：一个女人若要烟，必须向她购买，而她则向你索取烟盒。烟盒对她是唯一，烟嘴对她是唯一的，烟盒和烟嘴“真面目”比情人更有缘，那烟的底端是真面目！你可明白？且看

第一眼我就看见了她。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会在这儿——法国鲁昂的这间酒店遇见她？！

一看清是她，我顿时又体会到那种如电击一般的头晕目眩。我敢说，世界上的任何人，对，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一遇上她，就会觉得周围的一切立时黯然失色。

我相信这句话：最能感觉女人的美的，还是女人。

每逢和茫茫如约相遇或不期而遇，我总要想起这句话，尽管已上了年岁。不，应当说，也只有在与茫茫如约相遇或不期而遇时，我才想得起这句话。

她实在太俏丽了，这个茫茫！

“一个不折不扣的‘尤物’！”——很多人这样说过她。

茫茫，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美”字可以形容。

她穿一袭黑色晚礼服，正好站在酒店的那道旋转楼梯旁，一道猩红的照壁前。

我难以置信，竟是她站在那儿：穿一袭华贵的晚礼服，软滑

而又挺括的黑丝绒质地长裙直垂至脚腕；大V字领，样式简约而前卫，窄肩的绊带斜斜而又恰到好处地滑落到肩胛骨，俏皮地露出冰肌玉肤的颈项和肩膀……除了胸襟上一枚水晶叶形花，别无装饰。

这模样！

(一) 30

这模样，令我突然想起一个著名影星的形象照。像谁？我拼命回忆。

哦，我后来想起来：是泽塔·琼斯，好莱坞明星迈克尔·道格拉斯的妻子，曾主演过《偷天陷阱》《佐罗的面具》等片，曾是伊丽莎白·雅顿公司的最新形象代言人。这个“集合了一切美的元素”的影星在红门前的留影，成为该公司一张时尚的名片。不久前，沪上一家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刊登过她的这张玉照。

影星的“形象代言”太具有爆炸性了，当今世界，只要是明星，无论其衣着、发式、化妆品，一出笼就有模仿者。

按说，茫茫已经过了追星的年龄，而且，本身就光芒四射的她，根本用不着模仿谁谁谁的，因为……哎，我怎么又忘了，这是在法国的卢昂！哦，巴黎、鲁昂，每个初到或身在此间的人都会有这种意识：这是世界时尚之最的地区。

世上的邂逅多么奇妙，我到鲁昂的造访完全是一种偶然而幸运的机缘。就像今晚，我们本来应主人之邀，到预订的饭店赴宴。主人临时改了主意，要重新安排在另一家莫泊桑饭店，说是因为考虑到我这个“顾问”的作家身份，而我在感谢之余当然兴趣极浓。

据说，莫泊桑饭店实在名声大，在这个不是周末的傍晚也是人满为患，事先没订座当然就没戏。负责接待我们这个团的奈尔小姐，倒是一副每逢大事有静气的样子，在不慌不忙地叮嘱我们在这家非常堂皇的“五月花”酒店大堂稍等，便迈着她那驾云踩雾般的步子，悄然消失。

我也正是在“稍等”的时间超过了预计，才对这间相当华美又极有情调的“五月花”大酒店开始东张西望的。

这一望，就望见了茫茫。虽然多年不见，我还是断定：是茫茫。肯定是她，不会是别人。

但我还是昏昏然而且有点忘乎所以。这得怨茫茫，是她的出现，使我的迷走神经总是要名符其实地“迷走”而出点问题。我从一刹那的迷离恍惚中走出来，迎着她走去。

她显然不曾看到我，她根本不会想到我们又在这里相遇。

“我们能不期而遇，因为我们比情人更有缘！”——早在相识之初，她就这样对我说过。伴随着清脆的话音的，便是一串同样清脆的笑声。这番话和这串清脆的笑声，曾不止一次撞进我的耳鼓。俗话说：“美女瞳仁无他人。”对茫茫来说，此刻仿佛不仅仅是这个缘由，她好像在……我马上发觉了她眼神里那种焦急的寻求和紧张的期待，这种焦虑不安的寻求和期待的眼神，是她一向就有的，每每当她定睛望着你与你讨论着什么的时候……

这当儿，她的眼睛在大堂华灯映照下，越发墨黑晶亮。这对墨黑晶亮的剪水双瞳越过纷纷攘攘的大堂，穿过落地的玻璃长窗，灼灼如燃地扫视着游人如织的街道。尽管如此，那种生就的一颦一笑的明星仪态，那种生就的用不着模仿的分花拂柳临风玉立的姿势，真是行也美立也俏……

她不时朝那道旋转的玻璃门掠上一眼，因为焦急，她甚至斜斜着身子微踮着脚尖，这使她本就颀长而白皙的脖子更像一只欲飞的天鹅……

她一定是在等待什么人。

我本来是径直迎上去的，稍一迟疑，才改了主意：我想从她背后绕过去，甚至还想玩一玩那些女孩儿们的把戏——用手掌蒙

住她的双眼，然后再听她发出一声快乐的惊叫……

可是，我也是个不合时宜的急性鬼——穿行时，莫名其妙地被一个突然出现的行李车绊了一下，我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侍者丢下车子赶紧奔过来，惊慌万分地向我表示歉意，我连连摇手表示没什么。

当我马马虎虎地揉了揉脚腕重新站起来时，就像鬼使神差，远处的情景已经换了人间天上——

茫茫被一个背影高大的洋男人揽在了怀里，那个背挡我视线的男人，旁若无人地将亲吻像雨点一样落在怀中的她身上……

这样接吻，当然是“鬼佬”！没错，这洋男人身躯高大，一头浅栗色的头发，一个颚骨宽大、唇髭漂亮的下巴，一件黑灰相间的条子衬衫束在一条乳白色的皮带中，这侧影，令人感觉像看到了一棵刚割完胶的橡胶树……

我顿时僵在那儿。这种场合怎好去打扰？尽管我千真万确断定这个男人怀中的女人是茫茫无疑，但是……就在我怔忡间，脸孔红红的老小姐奈尔，终于又骤然出现了。她一如既往地以规范化而又不失迷人的微笑，用她那十分夹生的中国话，让我和我的同行们到不远的莫泊桑酒店去——自然，交道打通了。

莫泊桑，光凭这名字就令我荡气回肠，那是以往岁月中最让我着迷的作家之一。我想，今晚的小宴，应该将这名字也一块儿吃到心里去，才对得起热情的奈尔。

我不懂法语。来法国虽已一周，但记住的单词也没超出如“喂、喂”（是、是）这个仅仅表示美好和服从的范围。这顿晚宴是对我们这小小代表团的欢迎宴，无论如何不能拂了奈尔小姐所代表的主人的盛情。

于是，我连忙招手翻译，请他向奈尔说明：我是不是可以稍等几分钟再过去，现在，我要先去与一位来自祖国的朋友打个招